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黄裳·南京/翰墨林主编. —长春: 吉林美术出版社, 2004.3

(名人与名城的前世今生)

ISBN 7 - 5386 - 1597 - 0

I . 黄… II . 翰… III . 南京市—概况 IV . K925.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16936 号

名人与名城的前世今生——黄裳·南京

策划制作: 北京翰墨林图书公司

责任编辑: 李宝林 于丽梅

特邀编辑: 兰 颖

摄 影: 刘正志 汤 群

装帧设计: 袁银昌工作室

出 版: 吉林美术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发 行: 吉林美术出版社

开 本: 700 × 1120 毫米 1/20

印 张: 7.75

承 印: 北京外文印刷厂

版 次: 2004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100 册

书 号: ISBN 7—5386—1597—0/J·1290

定 价: 35.00 元

法律声明: 本作品著作权、版式、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保护。任何仿制、翻印、盗印、非法销售
之行为, 都将受到法律制裁。

法律顾问: 姚博扬



名人与名城

的南说今生第一辑

黄裳 张恨水 朱自清 俞平伯
石评梅 郭沫若

黄裳·南京



吉林美术出版社

阿

阿



上篇：黄裳·石头记

009	鸡鸣寺
017	豁蒙楼
019	石观音寺
023	周处读书台
025	快园
029	随园
033	小虹桥
035	玄武湖
039	鸡鹅巷与裤子裆
043	梅花山
049	燕子矶
053	白鹭洲
055	天王府
063	梅园新村
067	莫愁湖
075	石巢园
083	扫叶楼
089	祖堂山

目录

南唐二陵	095
沧桑旧影	099
美人肝	111

下篇：金陵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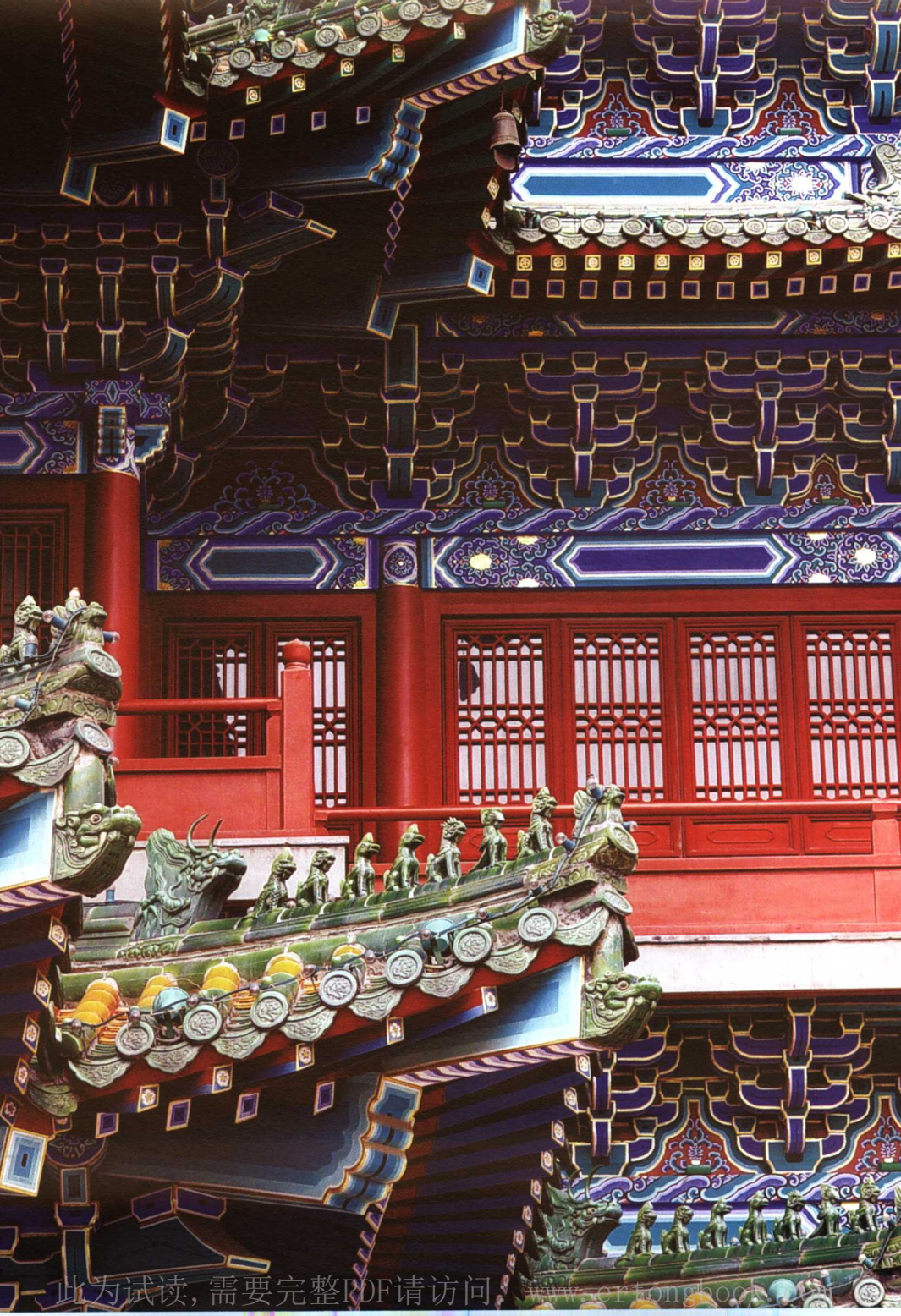
南京	117
月上秦淮	123
明陵	131
紫霞洞	133
中山陵	135
柳色依依	139
城北佳景	143
小巷深深	145
下关江边水	147
清凉古道	150

自主自游

南京“通”信	152
推荐路线	153

后记	154
----	-----







古都南京，总是令人悠然神往，发思古之幽情。这座有将近二千五百年历史的古城，曾是**六朝胜地**，十代名都。

诸葛亮形容南京“龙盘虎踞”，**东南形胜**。历代的文献中更有无数动人史迹的记载。**李白**《登金陵凤凰台》，**王安石**《桂枝香》，笔下大好河山，秀丽雄伟；前代兴废旧事，令人感慨。文学巨匠**吴敬梓**，在**秦淮河畔**写下不朽的杰作《儒林外史》。

南京，山水名区，文物旧邦，原有“金陵四十八景”之说。**玄武湖滨**，**莫愁楼上**，**紫金山巅**，**雨花台下**，追思前贤雅事，人眼水色山光。

南京又为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的首都，并是他的陵寝所在。为**民国首都**的二十二年中，南京政治风云变幻，留下许多野史逸事……

钟山烟紫、**秦淮波绿**、**孙陵长青**，这千年名城，依然焕发着夺目的光彩。



K925.31/1

黄裳

上篇

黄裳·石头记

南京

SBL82/04





黄裳

从南京回来已经四十多天了。在手提包里带回了一册日记，上面记着几天来的游踪见闻，还有一些零碎的感想。这大半是每天深夜在旅舍的灯光下记下的，零乱得很也简单得很。至今还保留着新闻记者的习惯，无论走到哪里，随身总带着一个小本子，时时要记点什么下来。

日记，其实就是这些札记的复写，只不过少加详了一点。难怪你读了觉得无趣。我想，即使落到有出色嗅觉的吧儿们手中，也会使他们感到失望的。

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它不如书简，能让更多的朋友分享从旅行中得到的愉悦。当然，愉悦也不会是清一色的，我们到底还不是住在完美无

缺的天堂里。关于南京，我保存着好几重的记忆。这似乎有些像考古发掘中的堆集层。一九四二年的冬天，我带着一个“逃亡者”的心情第一次路过这个城市，只停留了两天；另一次是一九四六年的秋天，住的时间比较长一点，心情大不同了。一九四九年秋天又来过一次，以后还有过几次短暂的过路，接下去就是二十多年的睽隔。几次经



鸡鸣寺

左页图：鸡鸣寺内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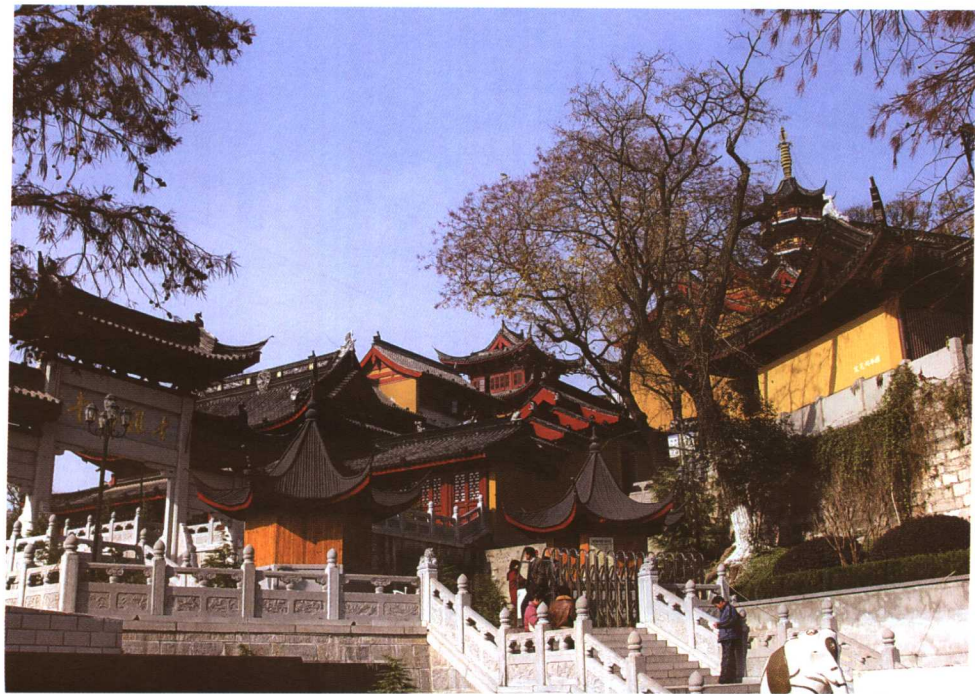
过，简直代表了好几个不同的时代。你可以想像，当我走出南京车站的时候，心头有着怎样的“历史的重载”。我这样说，你不觉得有些可笑吗？但它却是实实在在的。

三十七年以前一个冬天的薄暮，我和一个朋友从秦淮河畔来到了鸡鸣寺，发现这个有名的南朝胜迹，竟是这样一个荒凉破败的所在，内心充满了惊异，还有就是颓唐。当我们登上那座破烂的大殿，凭窗远望后湖时，面前差不多就是姜白石说的“游人去后无歌鼓，白水青山生晚寒”那样一幅图画。那是严寒的冬天的傍晚，哪里有什么游人，更哪儿来的歌鼓，只看到了一两个拱肩缩背，



鸡鸣寺大门

鸡鸣寺新大门



鸡鸣寺毗卢宝殿



鸡鸣寺大门



穿着破棉僧袍的和尚。在枯瘦的脸庞上，两只圆睁的大眼睛望着我们这两位风雅的游客吃惊了。还不等他们捧出茶盏，我们就飞也似的逃出大殿，逃出山门，逃下山来了。这就是我第一次瞻拜鸡鸣寺的经过。

第二次游鸡鸣寺是在四年以后一个秋天的下午。那时我已经是一个记者了，刚从蓝家庄的民盟总部采访出来，想找个地方写新闻稿，就选中了鸡鸣寺里的“豁蒙楼”。结果碰了壁，原来那里变成什么“防空司令部”的宿舍了，后来只能还是跑到那间大殿里吃茶。新闻没有写成，却写了一段短短的随笔，尽兴地发了一通牢骚，后来还收进一本散文集里。这回找出来重看，自己也不禁失笑，不知道哪里来的那么

一股怨气。随笔中出现了骂娘的字眼，用的还是英文。这种生动的词汇，在大学的课堂上是学不到的。但它对抒写当时的感情却是有用的。这也说明，在我的文字中一直就有着怎样一种粗野的文风。在那篇短文的结尾，我还写入了当时在茶桌上诌出的一首七律。说是诗，还不如说是从头脑里找到、凑出的一些历史的音符，还夹杂了一些无聊的情感，因此也就真正是不

足道的了。

这次的重访鸡鸣寺，则在又过了三十三年之后。那是在到南京后的第二天。一早，Y就到宿舍里来访，说是要陪我玩玄武湖。这当然是非去不可的重点风景区。我们乘电车到鼓楼，走到玄武门，顺便买了一斤小橘子。看那重新修整过的玄武门时，朴素大方，坚实稳重，还很好地保存了明初的风貌，非常满意。一进门，眼前顿时开阔，宽大的柏油路，花草树木，楼阁亭台，很像杭州的西山公园，不同的是这里有开阔的水面，因而更显得明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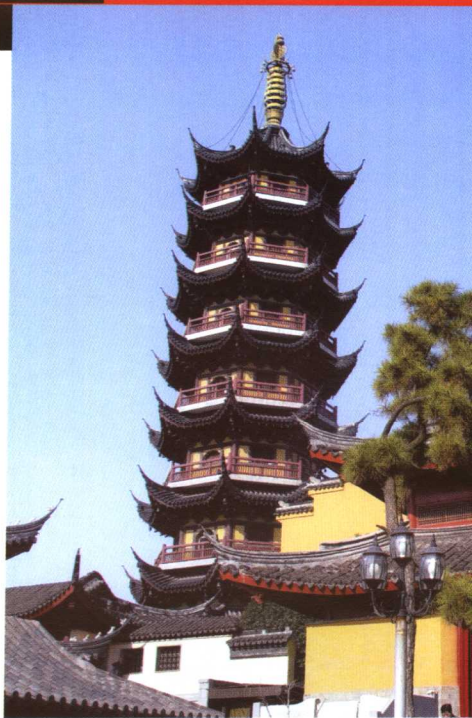
过去我只是遥望，并没有游过玄武湖。我知道明代在这里收贮黄册，是皇家档案馆那样的地方。过去，因为年久失修，湖里长满了水草，很荒秽逼仄了。现在这一切都已有了根本的改变。不过，眼前的玄武湖，好像已经完全成了一个近代的公园，很少留下余存的古意，却是不免有些可惜的。



在“梁洲”的“白苑”前面徘徊了一会，时间还早，不能走进去。这“白苑”倒是一所非常漂亮的建筑，整体都是白的。后来总算找到一处临湖的水榭，进去休息。剥了非常酸的并非“南丰”的小橘子吃着，一面不停地驱赶一直向脸上扑

来的蚊群。一点都不夸张，这里正是蚊雷成阵。也真怪，已经是晚秋了，玄武湖还有这样多的蚊子。

在“樱洲”的一角匆匆吃了午饭，就忙不迭地穿过“菱桥”、“花架”，出解放门，踏上了微微显得有些逼仄的鸡鸣寺路，好像直到这时，游兴才终于高涨了起来。一路上注意地留心右面傍山的一侧，唯恐错过久别重逢的喜悦。可是，几乎已经走到靠近北极阁，却还不曾发现那条窄窄的石级和那座暗红色的小巧山门。只好折回来细细寻觅，好不容易才发现了一条登山的小路，路上也还留下些残坏



鸡鸣寺大悲殿

←鸡鸣寺内景

石狮



的砖块，但路面两侧的石砌已经没有了。走上去，最后发现了一角断垣，上面还残留着旧日的朱红，这才最后打消了猜疑，知道这确是原来山门的旧址。

北极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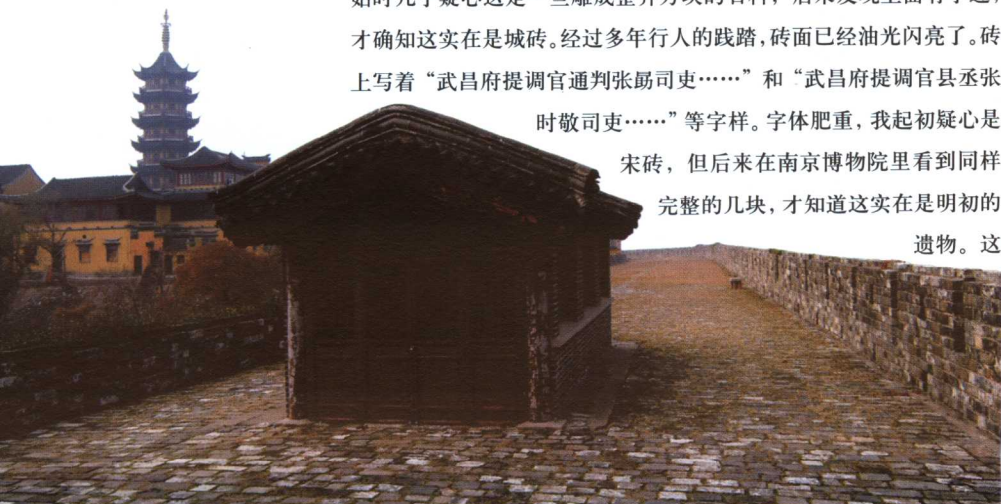


前些时翻检书丛，找到了一张三十多年前留下的鸡鸣寺山门照片。

那条废砖铺起的路面，看来相当整齐。那山门，也是我所见的最经济也最古朴的古建筑。小小的一座门楼，顶端有简单的装饰，两侧各有一只鸱尾。下面是蓝地填金的“古鸡鸣寺”四字，上端小字横书“敕建”两字。下面是一座小巧的门。两侧壁上嵌着“大千世界”、“不二法门”的门联。侧翼各有短短一段山墙，向后微敛。这只是象征性的，其实全寺根本就没有围墙。

整个山门涂得暗红，极素朴而庄严；门联的八个字是黑色的，那块小小的门额则是蓝色和金色的。只是这点简单的色彩配合，就能给人带来一种沉醉的感觉。现在仅存的一角断垣，正是当年右侧山墙的遗迹。

鸡鸣寺与台城



我们在这里停留了好一会。我又翻回去看那路面铺着的古砖。开始时几乎疑心这是一些雕成整齐方块的石料，后来发现上面有字迹，才确知这实在是城砖。经过多年行人的践踏，砖面已经油光闪亮了。砖上写着“武昌府提调官通判张昺司吏……”和“武昌府提调官县丞张时敬司吏……”等字样。字体肥重，我起初疑心是宋砖，但后来在南京博物院里看到同样完整的几块，才知道这实在是明初的遗物。这

是不能不使人感叹的，竟自阔气到用六七百年前的古砖来铺路。早在几十年或上百年前，有人就已干着这种“废物利用”的勾当了。

从山门走上去，有颇长的一段山路，树木是有的，但没有什么参天的古木，杂草丛生，一片荒秽。走到山巅，也就是鸡鸣寺的所在了。这里却有着牢固的围墙，关得紧紧的大门旁边照例也挂着“闲人免进”的牌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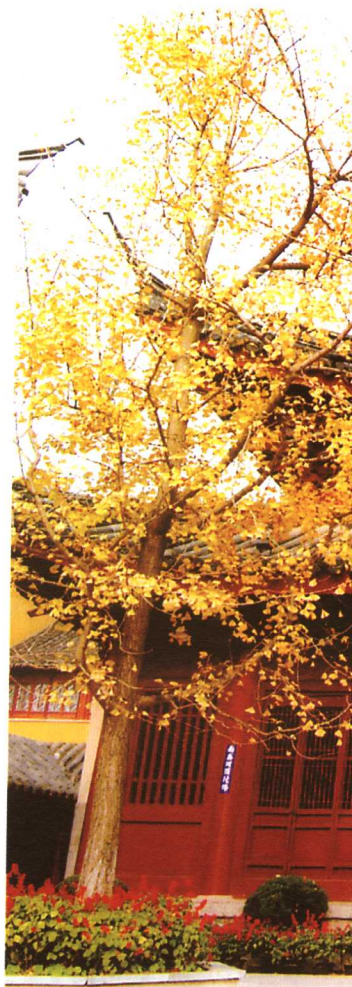
沿着山墙周围窄窄的小径，拨开没胫的荒草荆棘，兜到寺的后边，那下面应该就是著名的台城。不过什么都没有看到，只有杂七杂八的一些不成规制的房子，拥塞在狭狭的一条空隙里。我想，即使豁然楼依然无恙，凭栏远眺，也绝不会引起什么怀古的遐想，那是一定无疑的了。

这时，“呀”的一声，后山墙角一扇小门开处，走出来一个人。他是跑来查看我们这两个陌生人的动静的。这里大概已经很久没有游客；即使有，也不会跑到后山墙外来看风景；说实在的，这里又有什么“风景”可看呢？

只是彼此打量了一下，没有说话。我们又沿着围墙走回前面来，那人也随后从小门走进去了。

当我们重新站在寺门前徘徊时，那人又从前门里出现了。虽然只不过隔了两三分钟，第二次见面时就仿佛是旧识。先是彼此笑笑，接下去就开始谈话。终于从他口中打听到了关于鸡鸣寺过去遭遇和未来远景的约略情况。他是一位留守。是由鸡鸣寺改建的一座电子元件厂的留守。厂是停办了，因为已经决定要恢复鸡鸣寺。重建的一百万元经费已经拨下，只是由于人工、材料缺乏，看来要到一九八〇年才能慢慢动手。十多年来，鸡鸣寺经过破坏，火烧，拆建，原来的遗迹，据说已经没有什么留存。这时我就顺便提出让我们进去看看的请求，同时摸出了证件。那人为难地一笑，委婉地谢绝了。他说：

“还是不看的好。看了……”



鸡鸣寺毗卢宝殿

灵谷寺蟠龙石→



我是懂得他的意思的。不知怎的，忽然想起《红楼梦》第三回写林黛玉初到贾府去拜见贾赦，“一时回来说，‘老爷说了，连日身上不好，见了姑娘彼此伤心，暂且不忍相见。……’”的几句话。我并不熟读《红楼梦》，这几句话在整部大书中也并不占怎样重要的地位。可是我偏偏记得清楚，又偏偏在这时想起，……真是不可思议的事。

剩下来就只有去找胭脂井，摸来摸去终于不曾找到。后来听说，那井是还在的，并不曾填没，可是我们就是没有能够找到。



台城与鸡鸣寺

关于这井，作《板桥杂记》的余淡心在《咏怀古迹》中留下了一首诗，前面还有一篇小序：

一名辱井。在台城内。隋兵渡江，陈后主仓卒无计，与张丽华、孔贵嫔相抱投井中。其井阑石脉有胭脂痕，故名。

可怜陈主最风流，张孔承恩在下头。玉树后庭俱寂寞，胭脂井上草三秋。

余淡心在这里简要的叙述了这个井得名的原委，但毕竟太简略了。陈后主跳井的事前事后都还有许多精采情节。就以跳井以后而论，隋兵攻入台城，不见陈后主的下落，后来发现了这井，“军士窥井呼，不应。将欲下石，乃闻器声。以绳引之，惊其太重。及出，与张贵妃、孔贵嫔同束而上。”以上，是从余淡心的儿子余鸿客的《金陵览古》里抄来的，而他大抵又是从《南史》或《陈书》中抄来的。

我怀疑施耐庵“撰”《水浒》时，可能曾受到这故事的影响。黑旋风下井救柴进，也有过类似的表演。不过李铁牛声势汹汹在井下责问，却不是陈后主所能同日而语的了。质之钱钟书教授，不知以为如何。

一九八〇年一月十二日

——黄裳《重过鸡鸣寺》（选自《金陵五记》）

黄裳（1919—— ），山东人。著名作家、学者，散文作品独树一帜，书法作品对中国藏书文化贡献颇大。曾任《文汇报》记者、编辑、编委。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委员。著作有《锦帆集》、《旧戏新谈》、《关于美国兵》、《过去的足迹》、《榆下说书》、《清代版刻一隅》、《黄裳文集》（六卷）等四十余种。



胭脂井

